

中东欧国家是欧洲一体化的获益者和支持者。作为欧盟结构基金的主要受惠国，自“入盟”以来，中东欧国家接受了大量的欧盟援助，受益明显。欧盟各种拨款和项目资金是中东欧国家财政预算的主要来源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唯一来源。据欧盟统计局数字，2015 年欧盟拨付波兰的资金总额达 133.58 亿欧元（在欧盟成员国中居第三位，低于法国和西班牙），波兰向欧盟预算缴纳的资金为 37.17 亿欧元；同年，欧盟拨付给捷克的资金达 70.75 亿欧元，捷克缴纳的资金为 13.15 亿欧元；罗马尼亚接受的资金为 65.38 亿欧元，缴纳的资金为 13.19 亿欧元。作为欧盟净贡献国之一的英国“脱欧”后会造造成欧盟对中东欧国家拨款额的减少，这会是“脱欧”对中东欧国家经济产生的间接影响之一。

（四）“脱欧”风是否会蔓延

英国“脱欧”将对一体化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欧盟内部关系可能出现进一步松弛的走向，反一体化的极端势力有可能得到加强，“脱欧”将鼓舞欧盟成员国的民粹主义，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和运动可能在法国等国得到加强，排斥移民和难民等政策取向可能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响应。

一体化是历史性进程，目前出现的问题是它前进道路上遇到的暂时挫折，这将会促使欧盟在机制、民主化建设等治理模式上投入更多精力，以应对成员国多元利益协调的挑战。一个统一的欧洲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度和影响力大于分裂的欧洲，对现有的成员国而言，留在欧盟带来的长远利益也会大于脱离欧洲带来的短期利益，目前的情况不足以支持“脱欧”之风将会蔓延的预测。从中东欧国家来看，英国“脱欧”不会动摇这些国家参与和推动欧洲一体化的立场。中东欧国家智库总体上对英国“脱欧”持负面评价，他们希望此次英国“脱欧”风波能激发欧盟内部改革的动力，从而使欧盟变得更加强大。

● 欧洲一体化与再工业化中的欧盟中东欧成员国

鲍宏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

欧盟正处于转型的十字路口，世界各国都需要对欧盟未来发展趋势作出判断。顺应乃至推动这一趋势，将获得主动，而判断失误，则势必处于被动境地。对于相对弱勢的欧盟中东欧成员国来说，这种判断就显得更为重要。

目前，英国“脱欧”开始启动，未来谈判之路如何还前途未卜。欧盟

委员会主席容克制定的欧盟改革“五种方案”^① 刚刚提交，即使未来确定了其中的某一方案，能否顺利执行还有待观察。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伊始，政策不定，未来几年美国在世界中的作用充满变数。世界经济复苏前景如何，特别是包括中东欧成员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能否重振雄风，同样是未知数。至于 2017 年的法国和德国大选结果如何、欧洲怀疑主义政党会上台，更是难以预料。一体化和反一体化到底谁能胜出，现在很难说清。中东欧成员国，特别是体量较大的成员国，目前虽然在口头上仍支持前者，但在感性上和行动上却并未否认后者，而在长期政策上，它们似乎还没有答案。

欧洲一体化的基础是经济一体化，经济一体化的基础是贸易，因此，在贸易、金融、能源等众多经济因素中，以商品贸易为载体、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走势将是决定未来较长时间内欧洲一体化走势的主要因素。我们不妨以此为基础，分析一下中东欧成员国未来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利益所在。

“制造业回归”是美国和欧洲主要发达国家未来的一个重要政策。虽然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并没有像美国一样提出这样一个口号，但以德国“工业 4.0”为代表的一系列产业政策明显体现这一倾向。工业“回归”就意味着一次新的产业分工，分工必然带来贸易，贸易就会要求某种程度、某种形式的一体化。德国不仅是欧盟最强大的经济体和工业国家，对整个欧盟的经济具有带动作用，而且它也是与中东欧成员国地理最接近、贸易和投资关系最密切的欧盟国家。因此，不能忽视德国和欧盟再工业化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而中东欧成员国将在这一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实际上，无论是德国的“工业 4.0”，还是英国的“英国制造 2050”，或者是美国的“信息物理系统技术（CPS）”，尽管其各具侧重，如德国“工业 4.0”更强调与机床制造等德国固有先进领域的结合，但总体而言，现代制造业的核心，都是对以大数据、云计算为基础的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这种“智能制造”一方面会增加工业制品的个性成分，另一方面会增强技术、产品和市场的共享性。在这两种因素的作用下，会有大量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参与到这种新的工业模式中来。

另外，世界经济形势的演化也会强化中东欧对欧洲“再工业化”的参

^① White Paper on the future of Europe, http://ec.europa.eu/romania/sites/romania/files/whitepaper_en.pdf

与。让中东欧国家参与西欧的产业分工，更好地体现西欧老成员国和中东欧新成员国的比较优势，本身就是欧盟扩大的重要动机。这在 2002 年的欧盟产业政策文件中都有明确体现。但当时与中东欧成员国同时参与到全球经济分工中的还有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这一概念于 2001 年被提出）。这两种力量实际上存在着某种竞争关系。但经过十几年的发展，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退，中国在全球低端产业链的比较优势趋于消失，这是使美国和欧盟的制造业回归成为可能的另一个原因。目前，中国深圳的最低工资已经与保加利亚等欧盟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接近，而欧盟低收入成员国在运输、文化、环保等方面的优势开始体现出来。

在上述两种力量的作用下，有中东欧成员国广泛参与的欧洲再工业化将不可避免。这种强调个性化、定制性的工业模式对管理者提出两方面要求：一是企业要有更加灵活的运营机制，在创建、生产，尤其是投资、并购等方面具有更大的自主权，以适应生产的个性化；二是要有更好的市场监管体制，以维持这种“共享”在市场各个角落的有效性。这两者犹如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

目前，在企业灵活性和监管有效性这两方面，欧盟对后者掌控有力，但对前者则严格有余。这实际上也成为很多成员国对欧盟不满的原因之一。它们认为欧盟在消费者保护、反垄断等领域的法律法规对各国企业的行为限制过多。这固然在较高的水平上维持了欧盟经济的“地理均质性”，使相对较弱的成员国也达到了较高的标准，但同时却牺牲了一部分企业和产业的活力，特别是对达到较高标准存在困难的中东欧成员国企业的活力，欧盟也因而被指责为搞“中央计划经济”。因此，欧盟如果选择放松“中央计划干预”，将更加符合互联网经济、互联网工业的发展要求。从这个角度说，欧盟在某些经济领域的“去一体化”，既是可能的，也是适宜的，既符合老成员国的利益，也符合中东欧成员国的利益。

但是，随着产业扩散的加剧，成员国间贸易势必会更加活跃，共同技术标准将是促进贸易的必然手段。也就是说，来自欧盟“中央”的作用仍不可或缺。但在原本就是以个性化为立足之本的“智能制造”领域，如何制定和执行技术标准，将是一个世界各国都要面对的新问题。特别是中东欧成员国面临的工业回归并不是单纯由于成本原因而产生的地理转移，而是直接迎来一种新形态、新性质的制造业，或者说，是一种从德国等原发国家直接产生的产业扩散，新的工业标准本身还尚未定型。因此，这种一体化的标准如何制定，就成为一个全新的问题。为了适应未来制造业的发

展，欧盟可能会适当去除目前一体化中的某些刚性成分，转而实行一定程度上的“柔性一体化”。在这种情况下，容克“五种方案”中的“基本照旧”（方案一）和“只剩单一市场”（方案二）都不符合中东欧成员国在欧盟再工业化时代中的经济角色，而后者与其说是给成员国以更大的自由，还不如说是欧盟在法国极右翼候选人勒庞一旦胜选后的某种“兜底方案”。相比之下，“多速欧洲”（方案三）同时被新老成员国都接受的可能性更大，即愿意进一步一体化的成员国先走到一起，不愿意跟进的成员国可以保持原状。这或许会让中东欧成员国产生某种挫败感，但这却很可能是一种虽然丢了面子，却能保住里子的方案。

应该说，中东欧成员国一直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受益者，其在欧盟内部的出口额占欧盟成员国间出口总额的比重始终高于其对非欧盟国家出口额占欧盟各国对非欧盟出口总额的比重。例如，2006~2015年，波兰和罗马尼亚在欧盟成员国间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分别增长64%和86%，但它们在欧盟对外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只分别增长31%和14%^①，也就是说，中东欧成员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认可度要明显低于其在欧盟市场上的认可度，欧盟成了中东欧成员国发展的一个温室，为其提供了强大的保护。仅从这个角度说，中东欧成员国就很难脱离欧盟而独自快速发展，而这还没有涉及中东欧成员国从欧盟得到的大量货币补贴、其居民在西欧工作所得到的汇款以及在能源反哺等方面所得到的战略性援助和参与经济制裁时所获得的政治支持。

中东欧成员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之所以无法与其在欧盟内部的提升相提并论，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中东欧成员国尽管已经“入盟”10多年，贸易量虽然有较大提高，但是其产业结构仍很难说有实质性改变。除捷克一直在车辆、仪器、IT产品和复杂化工产品等领域的出口中保持比较高的比重、波兰在这些领域进步较快以外，其他国家（包括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在内）均仍然以农产品、原料等低附加值产品为主。虽然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国都在汽车制造等有机构成较高的传统工业领域对中东欧成员国进行了大量投资，但是这些投资的扩散效果似乎并不理想，并没有全面改变多数中东欧成员国的产业结构。现在，需要中小企业广泛参与的欧洲再工业化，将是中东欧成员国在制造业领域进行自我提升的又一次重要机遇，

^① Intra and Extra – EU trade by Member State and by product group, <http://appsso.eurostat.ec.europa.eu/nui/submitViewTableAction.do>

其政治人物如何摆脱民粹主义的心态，利用欧盟框架内业已存在的各种机制，促使欧盟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改革，对这些国家而言将是一个重要课题。

● 欧尔班政府的经济政策及其前景

贺 婷（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系博士研究生）

2004 年 5 月 1 日，匈牙利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加入欧盟后，匈牙利完全融入欧洲统一市场，匈牙利与欧盟老成员国及新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更为便捷，欧盟市场带来的进出口贸易和投资的增长，为“入盟”初期匈牙利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动力。随着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银行业受到冲击，内需低迷，匈牙利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在此背景下，2010 年欧尔班领导的青民盟与其竞选伙伴基督教民主人民党（以下简称基民党）组成的联盟在议会大选中赢得 2/3 的席位，在随后的任期中，欧尔班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非正统”经济政策。2014 年连任后，欧尔班政府继续推行其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帮助匈牙利经济走出衰退，到 2016 年，已经连续 4 年实现了稳定增长。

（一）欧尔班政府实行的经济政策

1. 战略行业和银行业的国有化

2011 年，匈牙利政府耗资 18.8 亿欧元从俄罗斯苏尔古特石油天然气公司手中买入匈牙利石油和天然气公司 21.2% 的股份。欧尔班认为，从国家战略安全角度来说，这是成功地将一家重要的企业安置到安全的地方^①。2012 年，匈牙利成功收购德国企业“E.ON”。国际金融危机后，由于匈牙利银行业中外资控制较大股份，匈牙利银行受西欧银行传导作用，在危机中受到影响。欧尔班政府认为应该进行银行业的国有化，降低银行业对外资的依赖，从而降低外部经济对匈牙利经济的影响。2013 年，政府收购了塞切尼银行和格拉尼特银行的股份；2014 年，匈牙利政府从德国巴伐利亚银行手中全面收购了匈牙利外贸银行；2015 年 2 月与奥地利埃爾斯特銀行匈牙利分行达成协议，购入其 15% 的股份；2015 年 6 月，斥资 7 亿美元从通用电气资本公司手中购入布达佩斯銀行 100% 股权。

^① Chris Bryant and Catherine Belton, Mol buy - back to cost € 1.9bn, Financial Times, May 25, 2011.

ABSTRACTS

Kong Tianping et al. Since the radical change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in late 1980s and early 1990s , CEE countries have undergone rapid social transition , which is particularly relevant to European integration , thus the accession to the European Union has become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CEE transition process. Year 2004 , 2007 and 2013 witnessed the accession of 11 CEE countries to the EU. In contrast to the endeavor of CEE countries to join the EU , nevertheless , the British people voted for an exit from the EU in a historical referendum in June , 2016. Such a dramatic scene sparked rethinking of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s of CEE countries upon their accession in comparison with the pre - accession years. Hence we editorial board invited Chinese experts specialized in CEE studies for a discussion about a series of relevant topics , i. e. the change in economic growth of the CEE New Member States upon their accession to the EU;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ew Member States in terms of the extent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differences in the economic appeals between old and new member states , the impact of the Brexit on the CEE economy and the possibility for the Brexit to trigger a domino effect in Europe.

Key words: CEE countries , accession to EU , economic growth , Brexit , European integration

Xu Xiangmei The growth rate of Russia ' s agriculture industry has been unprecedented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amid the country ' s economic downturn. Agriculture sector has become the locomotive of Russia ' s economy , standing out among the country ' s economic sectors as demonstrated by record - breaking performances in 2016. This achievement is resulted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of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policies including import substitution by the Russian government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Nonetheless , the long - run development of Russia ' 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s still faced with a series of challenges from domestic and foreign markets in despite of the fact that federal